

說

庫

第三十二冊

縣 窗 鎖 探  
君子堂日詢手鏡  
長 物 志

Blank rectangular label at the top of the page.



縣司瑣探

明 大中大夫資治少尹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參政吳郡劉昌欽謹纂  
龍卵

成化五年六月初九日河決杏花營水及堤明日三司以牲醴致奠既歸有一卵浮於河大如人首下銳上圓質青白微具五色又多鰲黑點漁者得之守河者以十疋布易焉因馳以告始觀之甚恐以手撼之中汨汨作水聲又甚重氣煖而澤潤不知何祥也或曰龍卵吾聞龍有胎未聞卵生或曰蛇亦卵生此固其類也越三日予遇和僉憲於州橋西見圖其狀於壁且書其上曰玄珠占法江湖見龍卵主大水又聞前一日卵送開封府皆懼不敢收守與判相却之間墜於地中惟水而已

菊有黃華

吾鄉范文穆公至能作菊譜言月令以動植志氣候如桃桐輩直云始華而菊獨云菊有黃華豈以其正色獨立不伍衆草變詞而言之與予始甚疑之信如譜中所載其色已不勝其多而月令獨云菊有黃華何也及來河南行熊耳錦屏弘農峭函諸山時正秋草木俱幽謝盡山上下豎水崖離落皆黃菊大如錢叢生粲然乃悟河南



為中州得風氣之正。黃為正色。而正秋時着花。隨地皆有。此月令紀候所以獨言之也。然則如譜中所載諸品。得無人智力變幻所致與。則其見述於月令宜矣。

### 姚太守重士

蘇州知府姚公。喜多才。下士在郡間有才者。必躬詣之。有王賓仲光。博學能文。隱於醫。姚公過之。賓不為禮。姚公笑而退。明日又過之。賓衣母氏布襖。持扇佯狂。踞坐。姚公上與語。輒吐涎仆。姚公又笑而退。泊三過之。始款論如平生。又有俞貞木者。姚公以米貺之。而誤送錢繼忠所。繼忠以太守所貺。勉為之受。他日貞木見姚公。姚公言貺米事。貞木曰。吾不知。得無送吾鄰友錢繼忠所乎。則吾拜貺均也。姚公曰。繼忠如何。可得見乎。貞木曰。可。姚公乃使人迎之。繼忠曰。吾民也。姚公太守也。太守與民分如是之絕。吾不得詣府。然太守主也。吾為儒。賓也。以賓主相見。必在郡學。乃可。人以復於姚公。姚公笑許之。明日詣學。繼忠已先在。遂抗言曰。太守以民待繼忠。繼忠無所置身。若以儒相待。請就賓位。姚公許諾。即堂上相再拜。繼忠袖出書授姚公。即去。姚公甚重之。繼忠後至京。以疾死。姚公亦死於京市中。繼忠之壻曰宋昌裔。善草書。與沔陽同知偶武孟皆與伊宗性交。故所聞於宗性如此。

大臣有容德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以畫求詩者。公峻拒不為作。時所介者實公之故人。言公於他人多有所作。何獨靳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行當自知耳。然公嘗以詩寄錢唐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川聶大年題其後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有遺才哉。語亦稍聞於公。公置之不省。後大年舉為史官。困於譏議。卧病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親投詩於公。中二聯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索少。百年公論蓋棺遲。公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為墓志有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而乃止一校官邪。大年所題之言。固為正論。使隘者聞之。將必以為議已。其孰不加擠也。而公不以為意。至泣而銘其墓。真所謂休休有容者矣。

陣法

兵部尚書靖遠伯王公驥。嘗督師征麓川。克之。還守南京。沈靜有大略。嘗閱師。覆舟山北。問將校曰。部伍行列若何。曰。隊各五十人。始為一字列。聞鼓聲則變而為方圓。



斜直之勢。今日所校練是也。公笑曰。此何以約束兵。五人為伍。必一人居中執旗幟。四人者立四面。此四人者皆聽中一人所使。中一人恆堅立不動。赴敵則五人必俱中。一人使四人者相顧應。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獨生。由五人為二十五人。為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五。則為一百二十五人。其再倍則為二百五十人。為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於中。以一百二十五人分寄四隅。與中為游擊。出奇而正。共一百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互相倚賴。而功可成矣。又以五營如前法分布之。則正共一千二百五十人。更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法為奇兵游擊。則總二千五百人為一師。相機調遣。聽於中軍主將一人之令。其下由伍而隊。由隊而營。各有一人為中。中一人者。各以將之。令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不成哉。當時將校莫不信服。公嘗誨人曰。士大夫不可無憂國之心。不可有憂國之言。其意甚善。而所立軍陣法。不知本於何人。要其所自得者為多也。

### 東南五才子

吉水解學士縉。天質甚美。為文不屬草。頃刻數千言。一時文名大譟。時杭有王洪希範。吳有王翹汝玉。閩有王稱孟揚。常有王達達善。皆官翰林。四人者詞翰流麗。孟揚

常謂希範曰。解學士名聞海內。吾四人者。足以撐柱東南。半壁識者。謂為知言。後希範以侍講主考禮闈。時胡文穆公總裁國史。希範因言其書微處。士胡祺於五星聚奎之下。若以其祥為祺發者。公為其子。疑有私。且漢書五星聚東井。後高允辨其誣。國家神功聖烈之盛。正不必藉此頗忤旨。左遷禮部主客主事。而史因是修正。汝王作神龜賦。上親定為第一。召解學士謂曰。汝王賦第一。卿賦次之。何也。縉曰。汝王文辭甚妙。臣實不能勝。上喜。時安南平。乃詔新城侯與六郡賀表。既令王汝玉撰。既上覽之。益喜。時黃文簡公准侍側。上曰。汝王誠俊才。朕觀其所撰表。誠不厭文簡公叩首言。汝玉以是自矜。退多後言。王孟揚亦不自安。南還得罪。乃與汝玉先後下獄死。獨王達善仕至翰林侍讀學士卒。

### 况太守

蘇州知府况公鍾。字伯律。南昌靖安人。始由小吏事呂尚書震。呂薦其才。授禮部主事。進郎中。時仁廟初政。令在京五品以上官舉所知。鍾舉左春坊左中允張宗璉。仁廟召問楊文貞公奇曰。人皆薦外任下僚者。鍾何乃舉朕宮官。文貞公對曰。臣與王直方欲擬為宗璉。不意遂為鍾所先耳。仁廟大喜曰。鍾知宗璉。亦可謂賢矣。即日擢



宗建大理寺丞。蓋已有嚮用鍾意。宣廟即位。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號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為知府。皆授璽書以行。公至蘇。廉察官吏去。太甚者四五人。嚴禁狡猾。而惠愛窮黎。執勢家侈恣不法者。立杖殺之。吏民大驚。奉令唯謹。又表除京運米二十餘萬。儒生孤寒者多有所給。於是爭獻詩頌。鄒亮獻二十詩。鍾獨稱賞。欲薦其才於朝。曾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於府治大門者。鍾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有驗。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其勇於為義類如此。歲滿去。民叩闕乞留者八萬餘人。有儒生為歌謠曰。况太守。民父母。早歸來。慰田叟。又曰。况青天。朝命宣。早歸來。在明年。時已有代鍾者。竟易去。文貞公贈之以詩。有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又數年。鍾卒。吏民多垂泣。送其柩歸。其政績具見張修撰洪所著傳。

### 楊文貞公薦士

楊文貞公士奇。頗愛士。仁廟嘗幸文淵閣。問以今之山林。亦有知名之士乎。公曰。東吳有陳繼者。善為文。仁廟即召之。繼至。吏部擬授國子博士。入謝上曰。此當在禁近。乃改翰林五經博士。繼字嗣初。公初未嘗識。蓋夏忠靖公治水蘇郡。得繼文以歸。公



偶見之耳。

曾狀元絕筆詞

曾狀元子啟名聲永豐人仕為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善草書能詩歌稱江西才子有薦一士人至者既入內將試上曰堂堂翰林獨無一人如彼者乎眾以子啟應詔御試天馬歌子啟之文先成文多溜亮士人後成詞復蹇澁上立賜子啟瑪瑙帶始授士人官由是子啟寵遇日至既而有疾自惟不可起乃提筆書曰宮詹不小歲周非天我以為多人以為少易簀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邱卒贈禮部侍郎。

言禍

唐劉蕡對策言閹宦事第策官馮宿等畏禍不敢取蕡終被宦人誣以臯譴死柳州宋祁修新唐書病蕡疏太直曰蕡當先以忠結上後為帝謀天下所以安危者庶其舒患矣夫當是時帝已制於宦人雖宰相進退莫不因其好惡蕡何由得以忠結上邪此與論費誼謂當先結絳灌而後可陳治安者同一揆也夫君子之言事從不從聽諸人成不成歸之天不昌言於廷使帝與相自擇之而欲先結主甚則為李訓之徒矣豈君子之道哉。

軒都憲

左都御史軒公輅。持己甚嚴。遇人無問賢否。悉峻拒之。不與接。居南都。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至則屏居一室。撤去侍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待鼓嚴而出。禮既畢。不告於同事者。竟御肩輿而歸。同事者聞其來。亦不樂與處。皆避去。平生俊偉之節。惟恃公牘之存。間令吏寫數十大冊。以為他日傳世考此足矣。於紀載之文。一無所好。及卒。朝廷修英廟實錄。從其家求公行實。無有也。惟寫生卒年月送官耳。

學與才不同

翰林侍講劉公<sub>銘</sub>。予始舉進士。以鄉曲上謁。踰年。公始報禮。坐定。言年來老嬾。不欲與人競相往來。必俟有來者可報。則報之。此雖迂闊。而簡於接人。亦省事。又言吾鄉國初。仕翰林者。梁用行。滕用亨。皆博學能文章。每有所作。必旬日始成。王汝玉時為贊善。日為文數篇。諸老先生驚嘆傳觀。則曰。此皆吾所讀書。非有所加也。何故其速成如此。今翰林吾吳中二三人。吾每作文。必旬日始成。而張士謙益則日作數篇。信學與才不同。蓋公隱然有自負者。

風變得雨



成化六年二月廿八日。清明後之二日也。旦時微風。後漸大。至辰時。風自西北來。沙土滄然東驚。其色正黃。視街衢如朽染然。土沾人手面。洒洒如濕。少頃。天地晦冥。微覺窗牖間紅如血。仰視雲天。煜煜如絳紗。室內如夜。非燈不可辨。而紅色漸黯黑。至午未時復黃。始開朗。當晦冥時。人相顧慘懼。時方憫雨。百計禱之。終不可得。至三月一日辰巳時微雨。午後忽黃氣四塞。日色如青銅。無風而雨土。以帚輕掃拂之。勃勃如塵積。地皆黃色。至暮益甚。中夜有風如雷。明旦乃大雨土。仰望雲天。昏黃四際。尤甚時。或紅黑。蓋不知其為何祥也。至六日始發東北風。七日乃雨。至八日午後始霽。民庶大悅。

### 僧殺牛

浮屠大有無賴者。竄其中。向時襄陽石賊是已。余嘗自鎮平赴南陽。至麒麟岡。見大冢數十。皆舊被發者。問從吏曰。岡上有大塚。今推陷矣。此石麒麟。即故塚上物也。予惋惜久之。至十三里河。見大塚益多。又至三里河。則一草庵。庵外方塚石甃橋。且置碑紀建橋功。皆粗完。予入庵中。惟一小童。云有僧。旦時入城矣。予問此大石何從來。曰。在十二里河塚中所掘爾。余徧行石間。見石上有流血被滿。問從吏此何為。曰。當

是殺牛馬然。予大駭。又行一里。見僧與兩人遠來。予使人召之。乃皆拜道旁。予好言問之曰。非造橋僧邪。曰然。又問從何得石。乃不能對。且詰何以血滿大石。僧言有千戶夜牽牛來殺之。就石上剝取皮耳。予怒使從吏送南陽府獄。蓋護衛軍也。皆坐如律。發塚夜殺牛。此豈小事。乃猶欲以建橋為功。而公肆其惡。一無問者何耶。昔韓滉嘗曰。賊非牛酒不嘯結。況於是禁屠以絕其謀。予身在述職。聊自歎息而已。

### 余侍郎殊遇

吾鄉禮部侍郎金公問。在仁廟時。嘗賜歐陽居士集二十本。寶藏之。既而所居不戒於火。公忘護持。已失八本。後宣廟在文華殿。公被顧問。因從容言賜書事。宣廟促令內侍為補之。踰數日得賜八本。雖紙色不同。而兩朝恩賜復歸於完。蓋殊遇也。

### 恃才傲物

予讀唐書藝文傳。所載文章士多誕傲。鄭世翼。鄭州滎陽人。嘗過崔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出眾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迨所聞。投諸水引身去。又杜審言恃才傲世。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章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



得鍾王北面。及病甚。宋之問武平一書。省候如何。答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  
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其終誕若此。而居之不疑。何邪。  
予在鄉時。聞鄉御史亮作三夸詩。其一言蘇平。其二言湯公。予曰。湯家公子。善夸。謂  
好似蜂蟬撼大樹。文章光燄萬丈長。却說杜陵無好句。其三言劉草窗。此三人者。予  
獨不識。蘇平。湯名胤勣。字公讓。在江陰。予與同寓舍。有松陽學諭錢端學。聞胤勣名。  
乃候拜之。坐定。端學屢贊所為詩。胤勣始曰。可中而厭。終則勃然怒曰。何絮絮如此。  
端學踴躍去。予戲之曰。向有人言。公謂杜陵無好句。以今觀之。乃果然也。胤勣曰。吾  
詩正學杜。何嘗云杜無好句。若云學杜者無好句。則有之矣。草窗名溥。字原博。嘗為  
繭鷺詩。有古今茫茫白雲老之句。眾推其工。有謂雲者聚散無常之物。豈得謂老。草  
窗曰。不聞天若有情天亦老乎。其人辨不已。草窗怒曰。不讀二萬卷者。看溥詩不得。  
予以為白雲老者。蓋指繭鷺如白雲。常在則謂老亦無害。况晉人題李老谷。固有駱  
駝夜吼青雲老之句乎。予在京。嘗與胤勣過草窗。同胤勣執禮甚恭。攜八詩就評。草  
窗以手掩之。問曰。此何詩也。胤勣曰。北京八景詩。草窗曰。此在當時。胡文穆公楊文  
敏公曾狀元王侍講詩皆未易及。公所作能勝之。則出。不然。不如已也。胤續曰。第讀

之草。窗為讀一首。即以還曰。不如多矣。又言昨與楊帥作白鵲詩。殊不佳。我亦嘗作。乃真邊將白鵲詩。如公之作。直學課詩耳。草窗詩曰。早隨金印出邊州。晚送懽聲入御樓。剪取白羅飛繡幕。旗竿十丈挂胡頭。肩勳大稱服。此頗近夸。而夸者。亦復自屈於夸者。要亦過其敵而然也。詩有昌鐸王淮及平華謂之十才子

### 木冰

成化丙戌十一月朔日。予自西華抵扶溝。明旦坐堂上。見有如霧者。從東來。著樹并草莖皆白。少頃堆積枝柯間。玲瓏雕鏤甚怪。問輿兒此何物。曰樹孝也。因檢王荅集有云。冰凌木稼。達官怕。既而聞河南李少保賢有疾。十二月十四日竟卒。大夫之所繫。固重也夫。

### 白楊

予初不識白楊。及來河南。巡行郡邑。嘗出北邙。經平疇。入山谷。見邱塚多大樹。問從者曰。白楊也。乃悟古人哀挽用此。不為無謂。東南邱壠多植松柏。故人多不識白楊。蓋其種易成。葉尖圓如杏。枝頗勁。微風來則葉皆動。其聲蕭瑟。殊悲慘。陝號南山谷尤多。高可二三百尺。圍可丈餘。修直端美。用為寺觀材料。則疏裂不如松柏材勁實。



也。

# 鼯鼠

唐盧藏用弟若虛多才博學。隴西平怡諫為職方。有獲異鼠者。鼯首虎文。大如拳。怡諫謂之鼯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鼯鼠。鼯文而形小。一坐驚服。予在虞衡時。四川貢諸獸皮中。有石虎者。似貓而小。似鼠而大。形全類虎。其色黃而斑黑。正類鼯文。豈所謂鼯鼠而俗謂之石虎耶。

## 集覽多誤

瞿宗吉為集覽鐫誤。陳伯濟為集覽正誤。二書皆不可廢。朱子綱目所列。與題要本多不同。今汪克寬考異。徐昭文辨正。與尹氏發明。互有異同。欲以此書如春秋官本。大書正文以分註。如胡氏傳書之例。而外。以諸書參酌。若儒所論并。楊廉夫史鉞等書。附為小注。庶為讀史一助。然未暇也。

## 笏囊

唐故事。公卿皆指笏於帶。而後乘馬。張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今公卿多肩輿。四品以下。始乘馬。惟南京與外方面官迎詔送表時。皆就服乘馬導引。

有稽芴於帶者。有手自持者。要之皆以意自便。無所謂故事。夫九齡使人持芴有臺。而世因置芴囊。乃知古人舉動不苟如此。今人借使能置人亦無肯效者。

### 藝事自負

王孟端中書寫山水為一代名筆。嘗退朝黔國公從後呼之。孟端不為應。有同行者曰。黔公呼君。孟端曰。吾亦聞之。必其與吾索畫耳。黔公追及之。果云云。孟端亦不答。黔國又造其第。數年始作一幅。曰。吾不可直寄黔公。其西賓平仲微者。吾故人也。吾但寫寄之。待彼與求耳。使人之售其身之易者。觀孟端之於畫。亦可以自愧矣。

### 求免自警

慎則免悔。謙則免妬。默則免忌。廉則免禍。勤則免誤。此五者廢一焉。求免不可得已。

### 蘭陽二印

成化六年三月。開封蘭陽縣。掘地得二印。上送於河南布政司。其大如今之府印。廣二寸。方圓八寸。厚可五六分。文曰。宣差副總領之印。昔有天興六年六月日行宮禮部造十二字。旁書宣差副總領之印七字。其一文曰。尚書戶部郎中之印。如今之縣印。視總領之印差小。背有天興六年二月行宮禮部造九字。旁亦正書尚書戶部郎



中之印八字。此是大金時物。而篆文不甚疊字畫。或五或七或九皆取奇數。天順七年時。予同僚張孟弼築堤捍河。亦嘗得一印。文曰。行軍萬戶之印。矢記其所造年月。當同是一時也。我朝凡印章。每字篆疊皆九畫。此正乾元用九之義。豈彼之所能知哉。

### 借酒詩

予在史館時。日請良醞酒一斗。然飲少。多有藏者。湯東谷肩勸從予索之。詩曰。兼旬無酒飲。詩腹半焦枯。聞有黃封在何勞。市上沽。予嘗至其第。見其廳事春聯云。東坡居士休題杖。南郭先生且濫茅。後堂曰。片言曾折虜。一飯不忘君。蓋東谷嘗從興濟伯禮部尚書楊忠定公善奉迎鑾輿。故云。其東偏云。雙挂西山笏。閑開北海尊。其西偏曰。長生惟食衆。老眼漸生花。而豪俠之氣。可以想見矣。

### 古銅款識

予嘗至南內於戊字庫。見古銅器一事。如劍而無刃。平直首微稜。下有靶。長可二尺。闊僅及寸。背嵌銀。作童子捧牌舞。牌上有古并鼎家四字。面嵌銀題。模稜難斷。佞臣頭。碎腦翻成百倍憂。能使英雄生膽氣。從今不用佩吳鉤。詩直似宋元人作。然不可